

「憑你？呵！」

少將一隻腳猛力踩下去，結果踩空，看來剛才的連擊還不夠把曉辰打趴在地。

躲開的曉辰迅速起身，擋在幕星和少將之間，手臂抹去嘴角的鮮血，擺好架式，專注的看著少將的一舉一動，那兩個男人之間火藥味十足，彼此都在等對方出手。

少將他癲狂的笑著，隨後扭動自己的肩頸”喀！喀！”兩聲後，直接將目標鎖定為曉辰，反正幕星被綁著，他隨時都可以玩，曉辰這能活動的沙包反倒要先玩玩才行。

「我會讓你知道，我們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」

大概平時鍛鍊曉辰，少將都知道曉辰的弱點是甚麼，可曉辰就不一樣了，被訓練時，他沒有一次是打贏少將，當然這有可能是曉辰自己偽裝的，即便如此，少將對於自己的實力還是很有自信，他相信曉辰一定會被他打倒在地，徹底的再也爬不起來。

曉辰一次也沒抓到少將的攻擊，甚至也沒防守好，一連吃了好幾顆拳頭，被摔在地上好幾次，即便倒下了，曉辰還是會迅速起身，以免落於最糟糕的處境，曉辰用盡全身的力氣做好受身，好不容易找到幾次進攻的機會，卻沒有好好的擊中對方，照這樣打下去，簡直要完蛋，曉辰明顯處於下風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爬起，防守再防守，但曉辰沒有選擇退縮。

機會從來不是上天給的，是他自己要去創造，所以曉辰試圖削弱少將對他的看法，要讓一個人看輕對手不容易，但只要曉辰露出的破綻夠多，同時他也要有辦法去應對那些破綻製造出來的襲擊，只有這樣他才有轉圜的餘地。

曉辰搖晃的身體讓少將認為有機可趁，他原本還想說要不要找機會撿地上的褲子，掏出掛在腰帶邊的槍枝，看起來貌似是不需要了，曉辰一臉弱不禁風的模樣，再接個兩三拳……不，五拳，他不想給曉辰有機會再起身，因為幕星體內的藥效也發揮到某種程度，說不定現在正是成熟的時機。

「也差不多了」

這一刻，少將擺好架式，準備狠狠擊打曉辰，剛才與曉辰對打，至少都有七分力，現在他要拿出全力，沒有要對他手下留情，他不管曉辰這麼弱還衝出來幹甚麼，總之他死定了。

第一招下去，完美擊中曉辰的腹部，也親眼見到他口吐鮮血，第二拳跟上，他要讓曉辰痛到再也無力，第三招他要讓曉辰跪地，第四拳他要擊打曉辰的臉，他要曉辰鼻樑斷裂，也就這一拳被曉辰抓住，縱然有些不可思議，明明人都快要被他打到殘廢了，卻還有力氣抓住他的手，將他放倒在地。

情勢一逆轉，曉辰便瞬間朝他的頸部注射了一劑不明藥劑，那處隱隱作痛。

憤怒的少將剛抓上曉辰的衣領，便被曉辰狠狠揍了幾拳，而且都是在臉部，揍到嘴角和鼻子都流出了血液。

「你這！乳臭未乾的臭小子！」

他不甘示弱，但還沒來得及起身還手，他便感到四肢無力，連一點力氣都沒有，抓著曉辰衣領的雙手逐漸顫抖。

「你、對我……幹了甚麼！」

這便是曉辰創造的機會，他沒有理會倒在地上的少將，反倒是轉身解開幕星身上的繩索，他從地上的褲中拿出小刀，用小刀切完繩索之後，他想起還有一件事情他還沒做，他身上還有另一個注射劑還沒用。

「實驗」

他靠近少將，蹲下身就往少將的手臂處插上那一針。

曉辰慶幸著，還好不管少將怎麼痛揍他，那些藥劑依然被保護得很好，不然就沒有這些藥劑可用了。

「我要……殺了、你！我要！殺……你！」

不知是不是被打到腦子壞了，少將氣到後來還笑著，曉辰給予最後一拳後，再沒理會那個瘋子少將說的話，甚麼殺不殺的，他站得起來的時候，他早就帶著幕星跑了。

雖然幕星始終昏昏沉沉的，曉辰與少將的對打，他都有看到，明明意識微弱，卻沒有暈倒過去，渾身泛熱，四肢無力，被剝奪的彷彿還有思考能力，但是曉辰那份執著，卻是傳入他的心底。

他曾經跟大家說過，萬一同伴遇險了，救不了，那自己也不要跟著犯險，後續處理的方式有很多，但是命只有一條，對曉辰他也是這麼說，甚至是要求身為保鏢的曉辰，萬不得已時，他自己能逃就逃，不要管他。

他眼睜睜的看著曉辰不停的被少將打倒在地，也不停地再次站起來，一次次的擋在他與少將中間，始終沒讓少將接近幕星三步的距離，那裡彷彿有一個被線圈起來的小空間，幕星就在線內，被曉辰守護著。

『……星、幕……幕星……』

當曉辰的聲音傳入幕星耳裡時，還夾帶著格外吵雜的警報聲響，幕星這時才發現，剛才的他有昏過去，而他昏去前的印象是少將按下某個按鈕，好像是與總部申請支援時用的，也不知為何變成現在這種好像整個基地都要爆炸似的。

紅光燈到處閃爍，警報聲響中好像還有爆炸聲，但一切聽起來，模糊的就像在水裡。

『撐著……快到了……』

曉辰的聲音好像很遙遠，但能感受到曉辰的體溫，他就在自己身邊，攙扶著自己，他差點忘記自己也被注射藥劑，那是甚麼樣的藥劑，少將在最後時好像有說又好像沒說，幕星只記得，他那噁心透頂的笑容，與最後的嘴硬還挨了曉辰一拳。

爆炸聲越來越大，好像步步逼近，隨後戛然而止，他一直沒辦法好好思考、理解，連自己處在什麼樣的情況都渾然不知。

幕星戴在嘴上的口枷一被拿掉後，在曉辰的耳畔邊不停說著要曉辰快跑，曉辰能逃多遠就多遠，但後來的幕星對這件事沒有任何印象。

在他們的世界中，有私情是不被允許的。

可當幕星在危難中，呼喚的是曉辰的名字，在乎著曉辰，不免勾起曉辰藏在心底深處的情感。

『記住，你們要把自己所有情感都扼殺，只為組織效力，聽明白了嗎！』

所以喜歡甚麼人，自然也只能藏在心底深處，越深越好，不被發現最好。

曉辰最初對幕星是崇拜與敬愛，後來他知道自己對幕星的意思，遠遠超過的時候，他選擇默默守著。

身邊的幕星昏昏沉沉還喘著大氣，怎能不讓曉辰擔憂？

剛才少將講那藥劑的作用時，又怎能不讓曉辰憤怒？

伴隨著基地的巨大爆炸聲響，曉辰駕車急速駛離，他一整個心都在幕星身上。

那滿臉潮紅的人，呼吸急促，渾身燥熱難耐的模樣，還似是無意的叫喚他的名字。

「該死……」

他好想用力朝喇叭捶下去，他現在心緒複雜，快不知道怎麼應對比較好了。

直到曉辰到達預定的汽車旅館與組織的人會面後，相互交換情報，這一切才短暫的告一個段落。

他們情報交換完，組織上下是能安心了，但曉辰卻還不能安下心。

「幫我把檢體拿給裴先生，這只有裴先生能辦到」

那人接過曉辰手中的檢體，雖然不清楚怎麼了，似乎也明白這有多重要，加上曉辰那有些著急的神情，這可不常見。

「好的，我會去請裴先生幫這忙」

曉辰時不時的瞄向車裡，誰都能猜到事態非常不妙，一說完話，那人就走了，他是承諾曉辰會盡快，但等待的這段時間，幕星能撐到甚麼時候就不好說了。

當幕星暫時恢復意識的時候，已經是在房門口的事了，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口很乾，很疲倦，而曉辰好像甚麼都明白，溫柔的把他放在床上，拿罐水緩緩的餵幕星喝，水從嘴角邊溢出，滴落在他身體上，本來就光著的下半身，突然有隻大手覆蓋。

「幕星忍著，我幫你拔出來」

曉辰壓著幕星的後腦勺，讓幕星靠在他的肩窩，他想先幫幕星把那根棒狀物抽出來，那過程既漫長又煎熬，曉辰太過小心翼翼，怕再次弄痛幕星，感受幕星再耳邊壓抑的聲音，另一方面也燃起了他的慾望，這使他再次認知到自己很失職。

「嗚嗯……」

靠在肩窩上，確實有讓幕星比較安心，但難受的感覺依然是強烈的，曉辰的背後明顯被幕星緊緊抓著，就在曉辰拔出之後，那隻大掌又在硬挺的柱身上來回摩娑，厚繭摩擦過的地方都無比炙熱。

「哈阿……嗚姆、辰……嗚……」

強烈的快感襲來，可能是有些害怕，所以幕星還憋著，隨著曉辰一用力，幕星張口在曉辰身上留下咬痕，那力道之大，皮膚沾染鮮血。

忍耐許久的白色體液”咻—”的全噴在曉辰的腹部上，手上也有沾到，曉辰還捏了捏，舔了一下，畫面是意外色情，這還沒完，曉辰蹲下身就把幕星的性器官放進嘴裡，恣意的舔弄，他把前端舔了幾圈，一隻手按住幕星的腿，另一隻手捏著那兩顆囊袋，幕星沒來得及反應，強烈的感受便再次襲來。

他沒想過曉辰今天會在自己的腹下，為自己舔弄性器官，更沒想過自己並不排斥，少將在摸他的性器官時，幕星感受到的是強烈的噁心反胃，但現在是舒服的受不了。

雙手原本抵在曉辰的額頭，推絕曉辰，可曉辰越是舔弄，他的手也逐漸不推了。

「呼……嗯嗚……」

一隻手臂壓住自己的唇，幕星只知道這聲音宣洩出去，肯定會極為難堪，本來整個性器官很疼痛，現在卻不這麼覺得，還希望曉辰可以在快點。

一次次的摩娑，力道恰到好的揉捏，溫熱的口腔，不停吸吮的聲音，再加上藥物的作用，幕星沒來得及推開曉辰，直接在曉辰口中宣洩了。

「哈阿……不、我……曉辰……呼嗯……」

那從沒被觸碰過的後穴一陣一陣的收縮著，幕星當然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他只知道他還想要，滿腦子充滿慾望，除了想要，還是想要，他宛如著魔似的，也沉淪於歡愉中，無法自拔。

「曉、曉辰……不夠……還、不夠……我還想要……」

或許連幕星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甚麼動作，曉辰一臉震驚，不敢相信的看著幕星，試圖尋求幕星的意思，應該不是他誤會了吧。

「嗚嗯、快點……」

呈現在曉辰面前的，是幕星自主張開的雙腿，雙手掰開臀瓣給曉辰，露出的後穴一縮一放，看起來像是很渴望有東西放進去，滿足後穴的空虛。

幕星的催促聲，讓曉辰不自覺的動手了，此刻慾望更勝理智，手指頭探進去，後穴便吸的緊，兩根手指頭探索未知的區域，一步步的撐開，畫面的衝擊加上幕星的呻吟聲，曉辰是快把持不住，他也想狠狠的插進幕星的身體裡，他想聽幕星更多的聲音。

他當然還記得少將說的話，注射在幕星體內的藥劑不是一般的藥劑，還是開發階段，待測試的實驗劑，幕星就是實驗體。

藥劑的主要作用是發情，瘋狂發情，直到死為止，其次才是毒，讓人淪陷的毒劑，要是不盡情高潮，毒劑會讓使用者更加渴望、更加難受，最終痙攣至死，一但高潮了，那也是停不下來，會一直想要做，就算做到昏厥也不會停下。

藥劑可說是超強春藥，也可說是致命毒藥，不管哪一個，使用者都一定會到瘋掉的程度，而且還沒有解藥。

在裴安製做出解藥前，曉辰就在房間裡和幕星交纏在一起，激烈的衝撞聲響盪整個房間，這是他們第一次，也是最激烈的一次。

「啊！哈啊！嗚……哈嗯……啊——！」

「曉、嗚……嗯啊！辰……呼嗚——」

曉辰巨大的性器官一舉進攻到最深處，幕星的屁股都被撞到紅了，上頭還有曉辰的抓痕，可見每一下都是狠狠的衝撞著，幕星也在一次次中達到高潮，床單都被他們弄的凌亂，上頭還有他們的體液。

「呼、幕星……」

低沉的嗓音傳入幕星耳裡，後穴不自覺的又夾緊起來，那粗壯的物體存在很明顯，很難被忽略掉，隨便一動都能感受到，幕星這一縮，前端差一點又要噴出液體。

「姆嗯……幕星、你……」

「曉辰的……太大了……哈啊、我……」

被那根巨物插在身體裡，那種滿足的讓幕星難以形容，幕星動了一下自己的腰，他想要曉辰繼續，即便做了一段時間，他還是覺得不夠，停下的曉辰被迫繼續。

「你的身體……姆、幕星，等……」

「太舒服了……曉辰的、太舒服了……」

「我、停不……嗚下來……哼嗯、哈啊！曉辰不、啊——！」

為了幕星的身體著想，曉辰有幾次試圖停下，可幕星又繼續在自己身上搖動，渴望的神情，眼角泛淚，看起來楚楚可憐，即使曉辰強硬的停下，也會被幕星用嘴堵住他的嘴巴，被幕星奪去掌控權。

「動……動一下、呼嗚……曉辰、曉辰……」

「呼嗚、姆嗯——！」

曉辰真的對幕星無可奈何，最後還是做到幕星徹底累了，暈過去才罷休。

曉辰留有餘力的把幕星抱起，放到他剛整理好的位置上，讓幕星好好的睡，可是這還不是結束，畢竟事情還沒結束。

藥劑的解藥還沒出來，曉辰一刻也不能鬆懈，即便覺得累了，也還是睜著眼的看著幕星，呼吸始終不平穩，偶爾還會呻吟，有時候很痛苦，有時候又和緩一點，剛剛做的那麼激烈，卻沒減緩半點藥效。

曉辰不停的思索，自己還能為幕星做些甚麼，親吻他的額頭，為他擦拭身體，撫摸過幕星的每一處，沾水在幕星的嘴唇上，剩下的，他甚麼也做不了，他緊緊抱著幕星，等著裴安做好解藥。

「你要撐過去，我還有話還沒跟你說……」

清晨一聲鈴響，曉辰就馬上接起電話，電話另一頭是曉辰一直在等的消息，他的心緒都不知道跌到哪裡去，自他進入組織後，他從沒有過如此擔憂和害怕，他不願失去幕星，也不敢想那之後的自己又該怎麼辦，沒有幕星，他一定活不下。

解藥沒多久後就送達，那時的他們換了另一間房，幕星的臉色很糟糕，解藥一針注射下去後，雖然不是馬上就見效，但有逐漸緩解幕星的痛苦。

「好了，這筆帳單我算陸陽頭上，你就好好照顧幕星」

「是」

「還有，這未上市的藥劑，可真是不得了的情報」

裴安作為組織中，少數精通醫術與調配藥劑的高手，會親自駕到很不容易，當然也是因為這次事件比較嚴重，幕星又於組織有功，還得了一手未上市藥劑的情報，那是很重要的。

「我給你的那兩支藥劑，報告要記得，之後還有問題，你再跟我的部下聯絡，我先走了」

「是，謝謝裴先生願意幫忙」

「順手而已」

裴安留下那兩個人，揮手便走，他要說很忙，好像也不是，就是覺得在那兩個人之間，太像燈泡了。

直到幕星的呼吸平穩下來，身體也沒再冒冷汗，曉辰才終於安心，他沒有選擇躺在幕星身邊，而是趴著，好不容易幕星的危險期度過，他看著看著，人就直接睡了。

那之後，軍事基地爆炸被列為是少將自己引爆，說是有人親眼看到，僥倖逃脫而通報，平時與少將要好的幾名軍官，也一併葬身於那場爆炸中，剩下的餘黨，貌似在別的地方也發生爆炸，故而殉職，屍骨無存，此事雖然很玄，但最終還是歸咎於少將的背叛所引致。

一部分組織的人以死亡為由，被調派到其他地方去，他們發現的即時，應對的很快，所以另一場爆炸事件中，他們頂多只有受傷，是幕星和曉辰有功，這才演變成死掉的只有少將的人手。

「曉辰！」

幕星的身體在曉辰的照顧下逐漸康復，後續也做過詳細檢查，還好沒有大傷，對他們來說是可喜可賀的一件事，而值得他們高興的還有另外一件事。

雖然在組織裡面，私情不可有，但他們在清楚知道對方的心意後，即便可能會瞞不住別人，但他們還是偷偷來，只是盡可能的不那麼明顯。

「幕星」

曉辰牽起幕星的手，一起走在大路上，他們好像有哪裡不對，但想想又覺得沒什麼的繼續走。

至於幕星甚麼時候開始喜歡上曉辰，這點似乎還是個秘密，與其說喜歡，不如說也不知何時起，曉辰在幕星的心中，就佔了一個誰也無法搶走的位置。

走到一半，曉辰忽然停下，吻了一下幕星的額頭後，才又繼續牽著他走，他想他剛剛忘的，一定是這個。